

解州全志卷之十四

平陸縣

藝文

重修三門禹廟記

國朝

董之燧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丙子歲予筮仕得中州之武陟與孟津為接壤後補平陸癸未春抵任而砥柱適隸治東上有禹廟建自唐天寶間歷宋元明相繼增修至明嘉靖始定祭儀每歲三月三日有司往祭於是屆期啟行六十里始達三門未至十里外濤聲怒吼如雷如霆霧雨霏霏透人衣裾迨詣

廟拜獻畢急欲得所謂三門者而觀之土人前導予登高臨眺奔流激湍怪石崢嶸禹鑿分為三即所傳人門神門鬼門者是而砥柱一峰當黃水奔騰之衝倒插中流出水丈許距龍門約三百里誠足與岷江灔澦大小孤山鼎峙江河同為宇宙奇觀也同至廟前周圍顧望止存正殿三楹餘俱瓦礫因喟然歎曰是余之責也夫爰捐俸首倡鳩工庀材俾廊廡殿庭煥然復新聞四載而落成遂援筆而記其事

曉傳園記

前人

園以傳名誌公也曉傳者何曉其為傳舍也既曉矣又  
胡為乎園也噫嘻天下何一非傳舍哉惟即其現在之  
地行其現在之樂不必問其為家園為官圃也癸未春  
予抵平陸任城內外居民僅百家官署止存破屋數椽  
閩縣利弊待予興除閭里凋瘵待予撫綏衙舍傾蕩待  
予修理予方戚然以憂者久之已而勞心焦思勤撫字  
拙催科寧保障勿繭緣越一二載時和年豐邇安遠至  
虞士氏謬稱予治予亦喜虞俗之淳且儉也因而漸次  
經營鼎新三堂署曰夕暢東營土窯為兒曹讀書所西

構別墅退思補過垣外隙地乃因高為亭就坎為池引流達署匯而注之池內種蓮夏秋荷花甚盛亭前後植竹栽花不拘行列外為射圃子姪習射其中公暇余偕劉子令宜盧子瀛公飲酒賦詩更倡迭和詩或操孤命中悅目賞心其樂陶陶初何計其為傳舍與非傳舍也遂名為曉傳園云

大觀樓碑記

潘 鏡

平陸古虞地為河東屬邑城倚條山之麓其東地勢寢卑雖外城環衛民居而仰對西山不足以當其聳峙余

視事之始登臨舊址相其規模知為風氣所闊又南望  
陝州甘棠遺蹟宛然在目不勝懷古之思因念震地宜  
高必層樓巍煥始足以培風氣而壯觀瞻於是捐貲以  
為之倡而邑之紳士人民亦樂助以繼其後糾工庀材  
撤其舊而更新之規畫盡制物力靡虛不數月而告成  
皇皇軒敞刻彩孔嘉以視昔之卑陋苟簡者蓋大有間  
矣此非余之好為觀美也邑凋殘日久城市荒涼年來  
生聚漸有起色使於此而不為整理其何以衛民而善  
後乎則此樓也不僅為登臨之助而實為防禦之圖不

僅為遊覽之資而實為安集之計況人文蔚起足覘運  
會之隆年歲頻登己兆盈寧之象其所係誠非淺鮮也  
援筆而為之記

安懷堂記

前人

昔孔子言志而曰老安少懷蓋欲使天下之人無不各  
得其所而後已矣

皇上臨御萬方恩施九有凡所以計安全而懷保者皆  
心乎先聖之心而行乎老安少懷之志吾儒讀聖賢書  
出而臨民敷治使一夫失所能自安乎余己丑秋捧檄

之官家大人復以老安少懷之言為訓是以蒞任茲土  
凡有濟民生之事即或力有所不逮亦必盡吾志而不  
諉者蓋體

聖天子愛民之心而不忘乎親師之訓數年來如一日  
也平邑山陬僻壤城郭荒涼環視附近居民蓋寥寥數  
椽耳其四境之應試於官待理於庭與輸賦於公者素  
乏居停之所心竊念之因於東門外府館舊基創為便  
公所兩廡建屋十楹及廚廐諸舍以息士民之來城者  
前為門二進門之側列廛數間以裕貨而通商歲入租

思以資薪水其內之正廳與後之寢室咸更新而整理  
之物力工匠之需俱先後捐資以濟其用不以絲毫累  
之民經營規畫數月而成為頗其堂曰安懷蓋欲邑之  
老者安少者懷也是役也余力誠不逮而汲汲焉必竟  
吾志者夫亦上體

君心而遵親師之訓也云爾繼自今邑士民之館於斯  
者勵勤鼓惰蠲忿息爭悠然於即次之安而共享和平  
之福則長民者之責庶幾其無愧乎因於落成之日叙  
其事而為之記

創建虞城書院記

朱一鳳

平陸古虞城地商周之際其君與芮質成感而相讓其民亦化之周興武王封虞仲於此以嗣太伯太伯尚矣抑虞君亦賢君也且商相傳說秦相百里奚皆生長其間其以忠義清高聞及科名顯者尚多蓋實鍾條山大河之秀焉余典鹾河東運城旁邑皆有車轍馬跡而平陸未嘗一至耿耿於心茲徂暑月年友梁侯自屯留引年歸過余言別平陸杜侍御聞舊父母至具書來迎且屬余為侯所建虞城書院作記余與侯鄉會同譜與侍

御曾共事臺中不容謝不敏而未詳巔末無從措詞乃  
延孔解州許夏縣兩年友而諮詢焉解州自言行部至  
平陸者再四聞見最熟因言康熙壬寅侯始蒞邑勸農  
外即召博士弟子與民之後秀日加督課而齋舍難容  
亟謀構院明年雍正癸卯遂構於縣治之東適侍御需  
次在籍相與籌畫不數月而告成後堂三楹南向堂之  
左右為廊房各五楹東西相向前堂三楹門三楹皆南  
向其旁餘地仍留以待增建又清復更名學田若干頃  
畝為延師養士費規制益若斯之備矣乃事甫竣侯即

調繁屯留今更四年易兩官而士之歌思益切且因科  
名蔚起合邑歡然謂侯教澤所成就此則其遺愛之在  
人者也夏侯又言某向未宰夏寓平陸署經歲見侯之  
待邑人如家人父子及承夏乏而侯適改官赴屯留攀  
轅者追隨至夏充衢塞路某為勸慰而去意猶眷戀既  
而因公再至郊迎數十里直迎至夏者甚衆聞入郭門  
兒童亦皆踴躍某每有事平邑輒遮道問渠侯安否前  
數日奉委而往因聞侯在夏迎問益衆至擁馬不得行  
遂謁侍御一見即屬懇發記文余既服侍御之量而望

其道之大行復高梁侯之風而憾其用之未盡至於嘉  
惠後學一事則又竊慕兩賢之同心共濟而相與有成  
之為可喜也因序次孔許二年友之言而為之記

虞城書院記

杜濱

海內稱書院者四獄麓石鼓睢陽獨白鹿尤著由其峰  
婆泉韻甲諸匡彭擬之洙席杏堂輝映壇坫豈非以晦  
翁其人哉當其守南康單興學善俗訪唐李賓客遺址  
奏復其舊請賜書院勅額條列教規以示學人至象山  
開講發明義利之辨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

泣下者至今傳以為盛諒哉教以人興地以人勝乎厥後遞相祖述好古君子恆此之致力陽明所謂書院之建譬如於軍伍中擇其精銳列為一營蓋嘉惠之意今昔同揆耳吾虞之有書院也始自嶺南茂山梁侯侯治虞僅匝兩期舉廢修墜興除得宜而養育人才之道尤亟奉奉廣設義學清釐學租是處絃誦矣又聚磊落英多者日有課月有校濟濟融融據幽發粹乃以講肄之地蕪蕪未善深用愀然於是因察院之舊基闢草萊斥廩羨鳩工庀材施之次第中為講堂後為退齋左右經

舍大門儀門及各建置各若干檻有櫟林如有甍雲如牆垣環周雜植花木蔚乎盛已無何工垂成而調繁之檄至俟刻期赴屯留俾多士頗失所仰無計攀留惟俟亦惄惄念此邦弗置也夫教化者政之先務其獄訟徵輸簿書期會抑未矣自吏道雜而竊祿者衆政之不修何有於教士大夫韙面避匿惟恐其相濺非故矯也斯人與銜從無兩肥衣冠與豪猾無兩驩講學儲秀與違通敗廉無兩趨志流於汚者乏德以行遠仁嗇於己者莫知以及物若夫賢者幼學壯行過化之地凡一草一

木質衣被道德之光况熟於詩書禮樂之訓志於身心  
性命之學義利之必辨君子小人之間頭規矩於斯觀  
摩於是流風遺澤昭昭在人從其化而宗其學爭相淬  
厲係於人心習俗匪淺誰能忘之誰能不久而益思也  
耶然則斯役也師晦翁之意行晦翁之教鹿洞千秋足  
嗣響矣吾故樂為道之亦望後之君子其以是為勿翦  
之橐蔭可也

重修文昌臺記

前人

古聖人何為於天地人而並才之哉天無才不可為天

天以其才成文昌天道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昭馬地無才不可為地地以其才成文昌地道故山川海岳鳥獸草木燦焉人無才不可為人人以其才成文昌人道故仁義禮樂詩歌文詞顯焉夫文者才之華昌者才之實文而不昌小才耳浮文耳其萎也可立待是故精必有所聚聚必有所宅宅必有所主而三才之精之宅之主不得不統歸於文昌之一宿以時布給宇宙而與世為無窮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顧後人稱帝君像事之贊且鑿矣然掌文之星奎璧皆得與而文昌獨神其

先或如傳說大白長庚之化而爲人人而復化爲神者  
與既而思之斗者天之樞紐也文昌建於奎則勢尊而  
權重六星轄將相統祿命其稱君也宜以三才之文之  
所係屬而悉資之以昌其氣運其合稱帝君也又宜予  
平邑祀帝君故臺在東南郭隅之巔兵燹後僅餘廢址  
先大夫慨然倡修僅卜數椽未竟所願至雍正二三年  
間予讀禮家居謀諸同好踵事增葺規模始就邇來人  
文亦饗駿乎愈上而料甲蟬聯矣嗚呼晉本才藪于平  
邑於晉屬河東又爲三晉勝區而斯臺又踞一邑要領